

#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

## 社会热点

■李易

阿里巴巴19日登陆纽交所，开盘92.7美元，较发行价上涨36.3%，市值突破2200亿美元，一举超越Facebook、Amazon、腾讯和eBay，成为仅次于Google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企业。

不难想象，当时在纽交所贵宾室拿着大号计算器狂摁的马云，笑得那叫一个春光灿烂。当然了，马云还不忘第一时间表态，他成为中国内地首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瞧瞧，这才叫低调的奢华。

不过，无论马首富对中国内地首富是真没感觉还是假没感觉，反正坐拥219亿美元净资产的他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最新版中国内地首富。

拍拍胸脯，除了佩服之外，您真的就没有一点点的羡慕嫉妒恨？

正如阿拉伯故事《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》所讲述的，当阿里巴巴一次又一次呼喊“芝麻开门”然后一次又一次搬走金银财宝之后，四十大盗坐不住了，磨刀霍霍杀机顿起。

对于马云而言，现实中的“四十大盗”又是谁和谁呢？

毋庸置疑，最容易对号入座的就是线下实体渠道，因为它们的财富被阿里巴巴“掠夺”得最简单最粗暴。生活常识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中国线下实体渠道已经渐成淘宝、天猫的免费体验店，越来越多的

消费者去苏宁、国美、万达宽敞明亮装修豪华的店里只是试试这试试那，临走前掏出iPhone拍下货号，回家路上就在淘宝、天猫上把东西给买了。

按照这个逻辑，万达集团掌门人王健林肯定是“四十大盗”的大首领，事实上，马云抢走的正是他的内地首富头衔，“四十大盗”的动机大大的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最近他和马云的“两大天敌”马化腾和李彦宏公开高调地玩合谋暧昧，“四十大盗”的嫌疑也是大大的。

除了线下实体渠道之外，银行和银联貌似也有“四十大盗”的嫌疑。想想也是，余额宝和二维码POS机险些砸了银行和银联的饭碗，要不是“亲爹”央行临危出手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更严重的是，马云对此根本不服气，前不久他在北大演讲时就放言，“有时候，打败你的不是技术而是一纸文件。”听这意思，人家迟早还会向银行和银联的保险概念出“芝麻开门”的咒语。

在阿里巴巴的瞄准镜里，线下实体渠道、银行和银联只是拿来练手的初级对手，物流、出租车、学校、医院、电视台甚至中国国家足球队都是它的狙击对象，如果真要加起来，肯定不止“四十大盗”。

那么，“四十大盗”最终能从阿里巴巴手中夺回被“劫走”的财富吗？

没错，那个古老的故事告诉我们，“四十大盗”最终一个接一个都被阿里巴巴给干掉了。但是，请不要忘记，那个古老的故事最后还告诉我们，阿里巴巴把山洞里的财宝都分给穷人，让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。

如果阿里巴巴还继续着40%的净利润，那么，这个现实版《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》的结局还真说不准。

## 官员也需要“全产业链”追溯

一零部件是何时何地何人生产的，很容易追查到责任人。如果没有这一套管理机制，谁还敢坐飞机、开汽车？哪个企业愿意提高质量？对用户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到底是不是一句空话？其实，不管这套管理机制有多么复杂，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，或是一个目标：谁生产，谁负责。

既然大到飞机、汽车，小到一粒米都可以实现生产关键环节全程可视化追溯，建立“全产业链”管理模式，按道理说，官员管理从小到大也完全可以适当借鉴这个模式，谁“生产”谁负责，谁用人谁负责。

现在官员一般是委任制或选举制，也有混搭制，既有公推公选，又有组织任命。这个不能一刀切，说哪一种制度绝对好。封建皇帝老子传儿子，也有传好传坏的，因为一堆儿子也有好坏，皇上权力再大，一言九鼎，也不愿意专选坏儿子交班。全民选举，也可能选出一个坏蛋，希特勒就是德国民众选举出来的。9月18日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9月13日“在会场上突然被纪检官员带走”的南京市委常委、建邺区委书记冯亚军，当年就是公推公选的7名区县长之一。如今，这7人已经有3人落马。

天下大概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，只是可以通过比较或试错，找到一个比较合理或出错概率小的制度。借鉴“全产业链”模式，也无非是改变一下落马官员无人负责或只能集体负责、组织负责的尴尬状态，尽力实现“谁生产谁负责”（即谁提拔、谁任用谁负责），少一点让组织或集体背黑锅。

### 遗失声明

李晓燕不慎将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丢失，证书号：00201109411600006059，身份证号：412722198206100121，声明作废。

2014年9月23日

### 画中有话 “战斗鸡”叫



■文/言者 图/春鸣

武汉硚口区一居民在楼下养了8只斗鸡，每天一大早便集体打鸣，左邻右舍不堪其扰。当地规定，居民不得饲养家禽家畜。邻居投诉多次，但鸡主人称，这些鸡是擅长打斗的“战士”，是斗鸡，并非家禽。社区工作人员也因斗鸡是否算家禽而无可奈何。

城市不能饲养家禽家畜，这是常

识，但宠物热的兴起，又混淆了家禽与宠物的界线，比如有人饲养的香猪小兔之类，这是家畜还是宠物？城市是各色人群和诉求的大杂烩，许多事情变得复杂起来，甚至于某些是非标准也变得模糊。于是，便难免产生诸多矛盾纠葛。倘若人们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感受，冲突便永远无法解决。

## 中国大妈，出走景山后去了哪里

■崔红

上周，北京市景山公园发布治理噪音新政，音响若超过90分贝，合唱团、舞蹈团的团长就要被通报批评；12点之后景山公园停止一切团体性活动。有媒体称，景山只是试点，“治噪工程”有望在全市其它公园推广。

景山“噪音大”多年前即被市民投诉，公园去年启动“降噪工程”，有专职人员每周两次拿着分贝仪，测量公园“大喇叭”的音量。通过一年治理，公园各活动队的音箱音量都从130分贝降到了90分贝。景山安静了不少，但是，54支多年在此健身的队伍，因“不堪其扰”逃走了14支。

如果我有幸家住景山附近，我也会奋起反抗噪音。但是，我认为此举并不宜在各大公园推广。景山是11家市属公园中面积最小的，南北门不过600米，东西门不过500米，包含54支健身队伍确实勉为其难。那些面积足够大的公园，比如天坛、颐和园、玉渊潭就应该宽容对待这些所谓的“噪音”。

自公交和公园对老人免费开放后，地理位置尤佳的11家市属公园就成了

老人们健身娱乐的天堂，他们从天南地北赶来，到此聚齐。你所看到的是，喧嚣的公园中，盛装的大爷大妈们不顾形象和年龄地或唱或跳；你所不知道的是，每一支健身队伍几乎都是一家抗癌俱乐部。我这几年采访公园，没少跟老人们聊天，几乎每支队伍里都有癌症患者，少则四五个，多则十几个。陶然亭公园一支80人的文艺团体，癌症病人占到20个，而这些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“宁可去公园，也不去医院”。

偌大的北京城其实并没有给老年人留出太多的活动空间，而老年人又是一群需要抱团取暖的人。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上周在参加某个活动时透露说，国外很多老龄组织到中国来考察，都会提到“中国大妈”这一现象。“他们非常羡慕我们有‘中国大妈’——它群体性地解决了老年人养老和健身问题—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。”

关爱小孩是一种自然行为，母鸡会护仔，虎毒不食子；但是关爱老人却是一种文明行为，需要全社会的包容和努力。不知那14支娱乐健身队伍到底去了哪里？出走景山后，你们过得还好吗？